

6244
:56

用
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十九
之一百三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九

用人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又問王者何以選賢。對曰。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高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教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望對曰。不能

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望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武王又問太公望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望對曰：舉賢而不履，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望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

矣。

齊桓公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俟與叔牙是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後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廢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

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信害霸。信而不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其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官務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之事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

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衰。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

不安則寤威侍軍吏怠我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寤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煩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令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與哉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

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晉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晉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晉師敗歸桓子

即荀林父

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後

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出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母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別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荆、齊、燕、代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處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

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盡於內，是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於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貝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存之，逐夫

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虜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皆有詬醜。大誅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秦王拜李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卬於宋。來丕

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玳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聲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魏桑間。昭一作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問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

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日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漢高帝為漢王時。陳平自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譖。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而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願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王又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

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漢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國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王以為然。

高帝即位。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毋敢隱默。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

姓給餽饒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文帝拜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園。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亡慙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

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畜夫。

時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帝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宣帝五鳳三年。為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議。上因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誼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有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

而許焉

時蕭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憫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衆微。謀慮之吉。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之有闕遺。若此。不忘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

益州刺史王襄奏蜀人王襄有軼材。迺徵襄。既至。詔襄為聖主得賢臣。頌於是。襄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寤寐含糗者。不足與論太宰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善。器用

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砢砢。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櫟。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錐。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赴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膏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馭。駑乘。良執。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龍貂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壘之隆。齊桓設席燎之禮。故有庄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接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惴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動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惟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連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幽深而升本朝。離疏釋驕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蟋蟀秋吟。螭蟄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規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導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嚅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手其以寧也。

成帝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今御史奏尊傷言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運。象蒸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捋相。誅惡不避。豪強功著。職脩。威信不廢。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其哉。願下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關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成帝時。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薦用薛宣。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舉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此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毅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歲德並行。眾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

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干欺誣之辜。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職。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哀帝初立。欽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

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而骨肉以安張敖為京兆君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敖敖收殺之其家自完使者覆獄初敖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敖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敖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舍下材博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機過增加成辜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

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時傳太后始與政事。右將軍傳喜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復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得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

月。遣從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後漢光武為蕭王時。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對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王引兵而北。恂調糒糧。治械器。以供軍。未嘗乏絕。

建武十一年。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光武時。武陽侯朱浮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薰執之名。至或乘牛車。務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吳異

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閱。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僕者為腹心。而僕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無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靈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歲。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倦。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陽都侯伏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

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先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

明帝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上疏薦吳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

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倉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滅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章帝時。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徒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迫。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忽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

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微試。輒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侍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陞。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司徒第五倫薦用鉅鹿太守謝夷吾。上疏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曠聖秘。觀變歷微。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網。勗臣懦弱。得以免寃寃。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

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輿。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梁。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合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鷲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於免悔。

安帝時。尚書陳忠論薦劉愷。上疏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

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伉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伉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甄文。伏見前司徒劉惔。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屢約思絕。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御史中丞樊準。薦用龐參。上疏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令。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

即擢參於徒中。名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龐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

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兵至勇士城東。為杜季貢所敗。引

退。鈞等獨進。參既已失期。乃詐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

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

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檢狃。侵鎬及方。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觀

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

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

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慄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

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寧于降服。今皆幽囚。陪於法網。昔荀林

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

景并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得在寬宥之科。

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順帝時。當會茂才。孝廉。太尉龐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

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慶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

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

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好難。夫國以賢

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

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尚書史敞等薦胡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

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

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貞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

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學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由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發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東備守善。有所勸仰。

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國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載段干木。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鏡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

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眾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勅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為大司農。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掾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子。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時合浦太守孟嘗。以病徵還。隱憂窮澤。尚書郎楊喬上書論薦曰。臣

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影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幸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資。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正身進賢。嘗竟不見用。

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太尉陳蕃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君。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

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龍首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封閭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兼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覩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於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害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慍懼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

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時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第五種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頃刻。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織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與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序。在卿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上。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賊盜。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徒。非

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真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頃刻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種會赦出。

獻帝時。公車司馬令謝該。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備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危運。三年乃謹。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載。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廡。黃熊入滬。亥首有二。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關之前。夏候勝辯

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詔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臣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融又論薦虞士。禰衡上疏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觀聖纂承基緒。遭遇克運。勞謙日昊。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虞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教。冬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鷄。使衡立朝。

必有可觀。飛辯辭溢。氣全洞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著之多吉。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在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騶馬。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曹操薦荀彧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復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穰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勳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淨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操。

近。志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

用人

魏太祖置酒漢濱。關內侯王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無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曰。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何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

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法曹掾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知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為廷尉。又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心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解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

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文帝踐阼。散騎常侍王象薦楊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体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隣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明帝即位。何曾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淨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

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畝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誣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備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

蔣濟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則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友。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墮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王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止。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

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多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節。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大和中。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生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廢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歟。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

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之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截之不充實。而國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吞溥御府之私穀。帥由聖音。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網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君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主待來世之儔。又乎。今之所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亨。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人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

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嘗思所以闡廣朝
臣之心。為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士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廢而者
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
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時用也。堯舜之功
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稱。以陛下
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
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車。羣親對詔
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
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入得
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
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
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

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恠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
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
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
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恠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
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
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
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
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
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
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
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習必行之罰。以絕阿
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世治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

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履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崔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貞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齋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

明帝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劉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体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

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悻悻。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幼承清問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恪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是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中領軍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雖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

齊王即位。曹爽使弟羲為表薦司馬懿曰。臣亡父負奉事三朝。入備冢室。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將大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

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司馬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襄功。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曠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冀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誦。

安定太守孟達薦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宰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傅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効。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比者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反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

吳孫權時。步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臣合。近漢高祖。擊三傑。

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望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陸遜拜上大將軍右都護。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息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無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孫休時。西陵督陸胤。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安聰朗。才通行響。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

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颶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賦。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賢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喜。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今之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備。庶績咸熙矣。

孫皓即位。樓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以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驛立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覈為東觀令。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

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聞問。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日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教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

晉武帝以劉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明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為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

卑者執勞。尊者居。還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殿。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論。王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大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八。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吉。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机

閻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瘁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至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派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帝以曾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王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惠帝時。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御史中丞傅咸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遠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

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
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
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
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
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
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
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此非徒御之以限法
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
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則
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眾惡見歸。此之
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著作郎陸機薦賀循等。上奏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

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
曠。器識朗接。通濟敏悟。才是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
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
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
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廢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
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
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期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
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眾望所積。非但全及清塗。苟克方
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

懷帝時。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杜夷為方正。
乃上疏曰。臣聞有唐書。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才響應。能允協
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

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稱。備僚東宮。忠恪允著。莫清虛冲澆。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益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謹良諫。弘益政道矣。

元帝為郡。郡王鎮建康時。安東司馬王導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若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面時事。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盡亂。巨猾凌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凌遲。不遵法度。群公

卿士。皆厭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若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西閣祭酒丁潭上書曰。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恆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愛苟。故難以速成也。

元帝時。江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

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齊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書。月更刺。吏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古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

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未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稔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迹皆想。宏思吞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御史中丞周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諉。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袁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也。始曰氏擅

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閭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大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勳。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法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錫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廩未克。輝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

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史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魏魏之望。喪如山之功。將舍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彌令。存亡在寄信。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連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

明帝時尚書右僕射紀瞻。謂都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都鑿。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堆放荒地。所在孤

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絃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
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容臺閣。出
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
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
畛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
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
開聖懷。垂問。臣道。冀有毫釐萬分之一。

成帝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虞喜為賢
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詔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
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微猷克聞。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
旌與摯。駕俊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
行。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疆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履靜

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銜。以旌殊操。一
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

穆帝時。安西將軍桓溫薦譙秀。表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操。顯
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
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
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
圯裂。鬼且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
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餘覩既
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式羅於羿。泛之墟。想王蠲於二
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濯波。于時皇極。遘
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
命屢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社

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曉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應。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遷之俗。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宋高祖時。寧子先上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人。故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諧。拔茅征吉。著於幽貞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喪無入。為賈不賀。今禩命惟新。為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倍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且雖九官之職。未可倍舉。觀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

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報效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於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群。進宜尚德。治河之軍。未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軍後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底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任子藏交馳之情。寧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文帝元嘉九年。詔內外百官舉才。江夏王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驂駟駢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黃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疑情反陋。幽谷空同。顯若揚唇。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頌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

履閑遠。思業貞純。或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措。軒冕屢
招。確爾不拔。若加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綬。翻然來
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
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諫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
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
丘。勲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
交趾遼瀛。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實遠。風謠迥隔。蠻獠
狡竊。遷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
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成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虜。
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
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王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
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瓠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允符

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上祝歲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
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米。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
興阜。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路絕。勢門上品。猶常
裕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親。竊見秘書丞琅琊王暕。年二十一。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睥睨
先達。領神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迺八曠。物殊
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屏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苟令。可謂李公不
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
後魏大武帝時。僕射郭祚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垂倫。而無
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嘗令
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絕。俗非
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方。慶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

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軍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越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者。越倫及才備寡。必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今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丙云。通考者。據然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議。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孝文帝太和三年。淮南王他奏求修舊斷祿。文明太后命召羣臣議之。尚書中書監高閭表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

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此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倍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勵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可慝不告。上下無怨。姦巧革。虜闕。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貧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

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未亦謬乎。詔從閭議。宣武帝景明初洛陽縣獲白鼠散騎常侍盧昶奏曰謹案典瑞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欲彰必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祗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于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先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微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始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穎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繁徭。日月滋

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遼野。田蕪罕耘。連村接閉。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令長牧守多失其令。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掛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俠。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梅上之源。滋陵下之跡。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獻指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謹。置之於朝。姦回貪妄。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孝明帝時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臣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
造周成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
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
載遷都之構庶方子未汎澤所沾降及陪臬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
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
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書百官普
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褫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
爰及陪臬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嫺少誤或視聽限以
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
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
勞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膏肓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
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
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為四年之考汎前者八
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
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尊嗇所由生慢勃所由
起夫琴瑟不調撓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不必備惟
其人敘錄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
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
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著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
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
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

應獨露。溥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開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任。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况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目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雋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進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

尚書右丞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辛雄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

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脩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息。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拔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平管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歛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將相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絰。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茆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蒙頌

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儔。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業。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由。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細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按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固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冀欲以靜民。便恐無日。

北齊文宣帝時。制詔問求賢審官。秀州長史樊遜對曰。臣聞彤歌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

毛不拔。復何是取。是以堯作虞。虞遂全箕山之機。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倖。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主。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相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古。所以畫堂甲觀。脩德日新。廟鼎歌鐘。玉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壽。名存雀鷲。蕭張輔。滄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

不息。甲夜觀書。文曰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舍於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一舉。錄無令。桓譚非識。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任。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拆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隋文帝時。國子博士何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昭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聽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愬功。簡在帝心者。便

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於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邀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葉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辭。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躓。實此之由。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章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朔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涯亂名曹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天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轉轉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

開皇四年。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為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菽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帝善之。干子竟絕。

帝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或又上疏諫曰。自古帝王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勤以又薄。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汰。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帝嘉之。

